

大家小说

人物掠影

我和小泽征尔先生

王次昭



▲王次昭为小泽征尔颁发指挥系教授聘书

声乐系学生的歌剧表演能力。之后又以“小泽征尔音乐塾”的名义，再次邀请四位不同声部的学生，参加由他指挥的歌剧《波西米亚人》在日本的演出。

2004年初，我收到德国贝多芬国际音乐节主席的来信，她将率音乐节一行前来看我院选拔青年交响乐团参加音乐节演出。届时，正值小泽征尔先生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来华访问演出。当小泽先生到达北京之时，不顾路途疲惫迫不及待想见到故友，当天晚上我们在韩中杰先生家和小泽先生见面，大家谈得非常高兴。当小泽先生问到学校的情况时，我脱口而出告诉他目前学校乐队正在积极排练，准备参加贝多芬音乐节的选拔，希望他能再次来学校给与指导。小泽先生迟疑了一下说，这次来华日程非常紧张，他和接待部门商量一下，争取挤出时间去学校。第二天上午，院办接到接待部门的电话，告知小泽先生已经取消了来华的其他活动，决定下午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各声部首席去学校辅导中国青年交响乐团。那天下午，学校大礼堂挤满了师生，台上的中国交响乐团在热身排练。我和吴祖强老师引导小泽征尔先生一行走进大礼堂时，全体人员起立鼓掌，气氛特别热烈。小泽先生先是静静聆听乐队排练，随即上台亲自指挥，帮助乐队解决技术细节

和音乐处理的问题。虽然只有短暂的指导，但对乐团的学生来说，不但在艺术上有所提高，而且明显增强了他们舞台表演的信心。两周后，贝多芬国际音乐节主席听了乐队排练后，当场向我提出邀请，中国青年交响乐团将代表世界青年乐团参加2004年贝多芬国际音乐节的两场演出。演出获得空前成功，并在首演结束的当晚，我们又接到柏林青年古典音乐节的全额邀请，参加2005年在柏林举办的青年古典音乐节的开幕式演出。闭幕式演出的乐团是柏林爱乐乐团。我给小泽先生写信，告诉他这两次演出的盛况，并盛情邀请他参加9月20日我院建校55周年（暨国立音乐学院建校65周年）的校庆活动。小泽先生很快回复我，并答应参加这次校庆典礼。小泽征尔先生依然如约而至，前来参加这次校庆活动。庆典大会上我向小泽征尔先生颁发了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的聘书。小泽先生欣然接受，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感言，他说：“我出生在沈阳，中国是我的第二个故乡，而中央音乐学院更是我在北京的家，学院成立55年，我与她的交情已有一半于这个时间，我目睹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成长，十分高兴地看到了她所取得的优异成绩，我衷心地祝愿这个学校在今后的发展中有更大的进步！我也愿意为这个学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小泽征尔指挥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青年交响乐团

顾青：汉译名著的前世今生

本报记者 谢颖

近日，商务印书馆历史陈列馆被命名为北京市东城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897年的农历正月初十，商务印书馆创立于上海。127年后的今天，全国政协委员，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党委书记顾青带着大家一起探寻这个历史悠久的出版机构，并先后参观了商务印书馆大楼、商务印书馆历史陈列馆和北京涵芬楼书店。同日，“汉译名著名家谈”正式开讲。

2024年，商务印书馆的品牌图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将出版至1000种，“汉译名著名家谈”第一讲主题是“汉译名著的前世今生”。清华大学教授刘北成、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顾青，与读者共同分享了汉译名著出版40余年的悠久历史和精彩故事。

顾青说，2024年，“汉译名著”将出版至22辑1000种，堪称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1981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正式开始出版，丛书收录的均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学术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为中国读书界打开了一扇面向世界的窗口，是改革开放在学术出版和思想文化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的标志。

王芳：让戏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本报记者 杨雪

为欢度元宵佳节，2月2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戏曲特别节目“水韵江苏·梅香泰州”在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家乡泰州举办，并在戏曲频道等平台播出。晚会分别从上元灯节、梅派文化与戏曲艺术传承的角度进行演绎，名家名段荟萃、内容形式丰富多样，演出融汇了京剧、昆曲、豫剧、越剧、黄梅戏以及民间小调等20多个剧种，数十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与百余位演员从全国各地赴约而来，共度佳节，展现出戏曲艺术丰厚的文化底蕴与元宵佳节喜庆祥和的民俗传承。

苏州市苏剧传习保护中心主任、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名誉院长王芳在晚会中表演了苏剧《花魁记·醉归》片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芳畅谈了苏剧艺术的发展与传承情况。苏剧是江苏苏州独有的地方剧种，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沉寂了多年之后，逐渐回归大众视野，并首次登上央视元宵戏曲晚会的舞台。据王芳介绍，苏州市苏剧团自成立以来，在剧目创作上，将百姓熟悉且喜闻乐见的故事搬上舞台。比如根据苏州真人真事改编的苏剧现代戏《国鼎魂》，就让许多文物爱好者、历史爱好者等也走进了剧场。苏州市苏剧团也会与一些传统节日相结合。如今年举办的“在苏州 过新年”等系列主题活动，春节期间演出三场大戏及“江浙沪淮黄戏——名家名段演唱会”，让观众们携家人一起走进剧场，过一个喜庆、吉祥的新年。

王芳表示，年轻人近年来很倾向于选择在传统节日里，欣赏精彩的传统艺术。而戏曲，正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之一。

刘学俊：激活中国民族音乐生命力

本报记者 张丽

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新春音乐会日前在国家大剧院上演。音乐会聚焦新时代文化使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中上演了一批家喻户晓的经典民乐作品，奏响了喜迎新春的节日序曲。

音乐会由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指挥家彭家鹏执棒，曲目设置独具匠心，选择了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创始人之一，民族音乐大师彭修文改编的民族管弦乐《春节序曲》《将军令》《彩云追月》《阿细跳月》，营造出浓郁的节日氛围，彰显了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琵琶与乐队《春江花月夜》，唢呐与乐队《百鸟朝凤》，笛子与乐队《牧民新歌》，京胡与乐队《夜深沉》等耳熟能详的曲目，将民族乐器的演奏技巧和个性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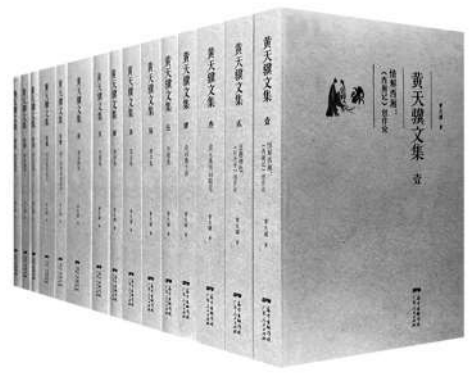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播艺术团团长刘学俊表示，以彭修文大师为首的老一辈艺术家们，奠定了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民族管弦乐发展历史上的示范性作用，对海内外民族乐团和民族管弦乐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近年来，广播民族乐团深耕精品创作，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力，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奉献了许多经久不衰的民乐作品，同时也以“中西合璧”的创新理念，注重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李心峰：感时代文化之脉动

本报记者 郭海瑾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文艺工作。深圳大学特聘教授、著名文化理论家李心峰表示，仅过去的2023年，有关文化的大事要闻就令人振奋：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成立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此为标志，文化传承发展成为新时代重要文化主题之一；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的理论总结，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12月19日，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召开，等等。

李心峰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文艺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21世纪中国艺术理论的守正创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指引。新的一年，以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10周年为契机，认真学习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深入学习习近平文艺重要论述，探索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与艺术理论批评高质量发展的前景及路径，必将成为文艺学研究领域的重点。



▲黄天骥文集

老师，永远引领着我

——黄天骥老师印象

王旭

学海星光

黄天骥老师在1956年，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已近70年。在常年葱翠的康乐园中，老师一直不停地进行着教学、研究和创作，有着“岭南一支笔”的美誉，是岭南人文学术领域中当之无愧的教学名师。今年已经是鲐背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游泳、散步的生活习惯，始终不懈地创作诗歌，推进研究。大约在6年前，15册的《黄天骥文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将近500万字的著述，囊括了老师在传统诗词、戏曲、古典文学、易经等领域的研究，和他对岭南文化、从学往事的所有著述。而近几年，他的诗词研究、文化研究更是厚积薄发，如《唐诗三百首》等著述更从讲台凝练成专著，从学院普及至社会；他的纳兰性德研究不断修订，转变成中央广播电台的有声读物，反复地成为热销著作，不断引发读者深入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

我仍然能够清晰地记着刚刚进入中文系，黄老师带着师生们，在永芳堂旁侧的民国小楼上，引经据典，一起海阔天空地畅谈学问。独具岭南风格的红色二层小楼外，凤凰木、大榕树、紫荆花生机勃勃，而屋子里疑义相析，只有学术与知识的切磋琢磨。这种记忆，成了我对真正学术最恒久的认知。

中山大学的人文学科有着深厚的传统。1992年负责岭南时，我最认同的是中文系的本科生写作制度。按照中文系的规定，进入大学第一年，在老师的单独指导下，每个学生要完成100篇文章的写作。这种量化的写作，与近乎一对一的指导，让学生能够在文字数量的累积中磨炼笔法，在亲炙老师的口耳相授中独得心法。我在本科学的是文献信息管理专业，很羡慕中文系的读书法，不但主动辅修中文系课程，更主动地用百篇的标准，每天一文来追随中文系学友们的写作进度。在我跨学科考上中文系研究生后，除了修学必需的课外，每周一次都会例行参加古代戏曲研究室的“读书会”。当时中文系戏曲方向的老师和研究生，共同围绕着古典文史名著如《周易》等，各自拿着不同的版本，一字字地讨论畅谈，形同文献校勘，而人文社科多元交织，学术空间又早已突破了单一的戏曲文学领域。百篇写作与经典读书会的倡导者，就是黄天骥老师，这一研学方法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让一届届的中文系学生因为自身能力的强固而受益，也让中文系毕业生投身于众多工作领域因为这些优秀的毕业生而受益。



▲黄天骥

受黄老师的影响，我与中文系同届各学科的同学们，也另外组织了《诗经》读书会，每周一次，风雨无阻地进行了两年。虽然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三四年级友，而全部《诗经》也只读了不到一半，但长期坚持让我从古文、古汉语、方言、小说等学科的同学那里受益无穷。我至今认为文章的学习，是读诗的最好方法，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给予的最好教益，经师易求，人师难得，黄老师用自己的教育理念，让中文系真正成为滋养人生的学科。

在我考上黄老师的博士研究生以后，黄老师正式约我谈话。他说经过长久观察，发现我不太喜欢说话，只泡图书馆却不见发文章。因此他给我提出两个要求，一个是必须说话，一个是必须发文章。记着当时我率性地回答：话，确实要说；文章可写，却不必发。黄老师只是笑笑，并没有再多说。不过，三年博士阶段，黄老师强烈要求我在读书会上发言，甚至主持讨论，我一步步走出胆怯忐忑，一次次硬着头皮去观照所有人的发言，一次次紧张地综合大家的观点。而在这个过程中，遵循着中大人文学科的共有标准，大量地阅读积累，围绕着一个学术话题，挖掘资料，组织观点，进行论说。黄

老师的要求和逼迫，让我始终把握着在读书和研究的精进，也让我在之后的工作中，不断地感受到这种要求与逼迫带给我的从容。

黄老师对我的学术训练，肯定是我自身的学术基础比较薄弱有关，但这却让我始终保持学术的警惕，生怕自己在碎片化的工作时间内，忘记在学术上的持续积累。事实上，黄老师的文章不是在孤灯寒窗下完成的，常年游泳的他总给自己留出了健全体魄的时间，体魄与思考相互促进，让他始终保持对生活和时代的敏锐判断，也始终保持着在创作和研究的前沿思考。在读书期间，我每天游泳，常常在泳池中与老师坦诚相见，我在水里只要看到前面有人，肯定会发力超过去，其中被甩后的应该也有老师，但当我气喘吁吁地在泳池边休息时，黄老师却依然从容拍水，稳稳前行。我在工作以后，已经没有空闲坚持游泳，而我知道老师依然每天会为此留出时间，冬夏无阻地从容游泳。事实证明，90岁的他，游在了最前面，落后的却是如此那般理由下无法坚持自己的年轻人。游泳如此，学术何尝不是如此？黄老师年在九旬，仍然笔耕不辍，专著单篇不断地推出，他的勤奋一如常年游泳的生活习惯，竟无懈怠。相较而言，牵绊于俗务杂事的我们，却很难保持这种闲适有度而又勇猛无羁的工作状态。因此，占据了年龄优势的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超越老师所做的学术成绩。

在我博士毕业时，老师曾赠我几句话，其中即有：智欲圆，行欲方。智圆行方，这是他的生命境界，也是他的处世方式。老师送我是有所期许，我写在本上，记在心里，放在心上，总觉得前面是他的身影在做着示范。因此，多年来总不敢有丝毫松懈，甚至在想40多年后，我到了他这样的年龄，也许两手空空而倍觉恐慌。我的恐慌在于智不足，行不足，方圆总难无碍。黄老师的才华和努力，是无法复制的，或许正是如此，我在老师的训诫之外，总希望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例如黄老师希望我把握文学，我缺乏他长期受教于詹安泰、容庚等先生的学术基础，因此我会刻意寻找走出文学的束缚，走进田野，用人类学的田野方法去了解民俗、戏曲，去看到传统文化的真实。例如黄老师希望我在高校学院派的戏曲研究中勤力而前，我缺乏他参融王季思、董每战先生的方法而能案头场上兼备，因此，我更多地顺着自己少年时就对活态戏曲产生的兴趣，